# 讀易私言 學易濫觴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讀易私言

許衡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讀易私言

元　許衡魯齋著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陽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超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過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宜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取災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精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

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得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務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巽務於下。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己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己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

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

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恆。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愼。曰艱貞。庶乎其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

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無應尙名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愼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偪。鮮有不及。惟噬嗑之去閒。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臣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震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動德反下。此恆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巽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己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顚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

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晉、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中而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然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恆、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

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惟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時甚足貴也。時過適則難與行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有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執其偏而用者。才尙可也。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惟此爲最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 易學濫觴

黃澤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及經苑涉聞梓舊小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經苑涉聞小萬卷樓各本皆源於四庫故據聚珍本排印並附小萬卷樓本錢培名跋於後

# 原序

楚望夫子之注經。其志可謂善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後無今。特出其所得之大概示人。而全注未易成也。每以家貧年邁。弗果速成其注爲嗟。世亦有仁義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必也。道之行與命也。愛莫助之。永歎而已。延祐第七立秋之後四日。臨川吳澄書于易學濫觴、春秋指要之卷端。

# 易學濫觴

## 提要

臣等謹案易學濫觴一卷。元黃澤撰。澤、字楚望。資州人。家于九江。大德中。嘗爲景星書院山長。又爲東湖書院山長。年逾八十乃終。故趙汸生于元末。猶及師事之。其易與春秋之學。皆受之于澤者也。澤垂老時。欲注易、春秋二經。恐不能就。故作此書及春秋指要。發其大凡。卷首有延祐七年吳澄題詞。據其所言。二書蓋合爲一帙。今春秋指要已無傳本。惟此書僅存。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註曰已佚。則彝尊亦未及見。知爲稀遘之本矣。其說易。以明象爲本。其明象。則以序卦爲本。其占法。則以左傳爲主。大旨謂王弼之廢象數。遁于玄虛。漢儒之用象數。亦苦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其中歷陳易學不能復古者。一曰易之名義。一曰重卦之義。一曰逆順之義。一曰卦名之義。一曰卦變之法。一曰卦名。一曰易數之原。一曰易之詞義。一曰易之占詞。一曰蓍法。一曰占法。一曰序卦。一曰脫誤疑字。凡十三事。持論皆有根據。雖未能勒爲全書。而發明古義。體例分明。已括全書之宗要。因其說而推演之。亦足爲說易之圭臬矣。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右中允臣莊承籛

# 易學濫觴

元　黃澤　撰

說周易者。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去聖已遠。象學不易明。遂流于煩瑣。或涉支離誕漫。學者亦已厭之。故王輔嗣出而創爲忘象之論。盡棄諸儒之說。其文高潔。足以動人。自是以來。學者宗其說。與象相忘矣。至伊川先生。又援易以明理。理明而象數稍遠。其後說周易者。皆務明經。多不專守師說。晦菴之于程、張、蔡節齋之于晦菴。徐幾、劉彌劭之于節齋。皆時有異同。各出新意。比之漢、魏諸儒。各主一師。黨同伐異者。大不侔矣。

象學之廢。自周末至今千有七百年。伊川雖主于理。晦菴雖主于占。然世之學易者。皆知易當明象。故雖精粹如程、朱。學者終未免各悉其心志。自茲以往。象學焉知其不可復歟。澤年十七。始熟復繫辭。既又讀左傳。疑于艮之八及諸占法。蓋深索之勞。積四十餘年。至今猶有未釋然者。然無所不盡其思矣。大德三年。于易象始有所悟。又積十數年。大概得其五六。由是始具藁。又積十年。乃稍得其節目。然所悟深者。大抵不入藁而存諸心。方其勞心苦志也。若神明晝夜役使之者。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凡西漢以來。至近代諸儒。鑽研而不可得者。始有芽蘖之漸。若更益以十年之功。則十可得其七八。雖未必盡能全復舊物。然比之王輔嗣創爲忘象之高談。以絕後人之用心者。其得失相去遠矣。夫小有所得而言。則失之淺。未有所得而言。則失之妄。有所得而略不言。則失之隱。急于言之。則失之躁。易而言之。則失之

玩。決意而以身任之。則失之不讓。能苦思而不能爲聖經發揚。則亦失之不忠。可與言而不言。則又失之閣。著書二十年而殊無知者。則亦失之沉晦。凡此類者。當斟酌而處之。此澤之所以難乎其爲人也。且素無聲譽而自負獨重。則人亦不復相卽。若混俗無別。則人又褻而視之。斯末俗之弊。所以使人日就衰老。而此心未得暴白于世者。此非獨澤孱懦無力量之過。亦世之好古者希故爾。夫汲汲焉求知于世者。非也。窮居陋巷而愛惜所學。深懼人知者。亦非也。蓋古之君子。盡其在己。而聽其在天。故復爲此卷。以爲二注先容焉。

學易者當明象。此確然不易之論。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之說興。而象學遂廢。亦可歎已。夫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王氏不得已而言之。諸儒亦不得已而從之。使象學若可明。則諸家何苦不從。而乃從此不得已之論乎。然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于乾馬坤牛之象。雷風山澤日月之象。大而易見。而馬牛之象。小而難知。故學者皆深契于王氏之言。而不知易之爲象。其說不一。凡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世人于此皆不深究。何乃獨病于乾馬坤牛之傅會。快心而棄擲之哉。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此易必首乾、坤。乾、坤之後。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自此以往。皆以夫子序卦之辭觀之則可見。上經是開闔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上經是因天地以寓人事。下經是因人事以明天地之道。所以必分上下經者。上經以象先天。下經以象後天。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者。祖先天之意也。下經始咸、恆而終于既、未

濟者。周易序六子之意也。自屯、蒙而同人、大有。凡十二卦而後六子備。所以然者。天地定而日月行。聖人興而大化著。至此而後財成輔相之功稍著故也。同人、大有是開闢以來最盛。所以離體居後者。蓋以其能成天地最盛之功。使光輝昭著。品類繁盛。有目者共覩。故離體居後也。乾四德而亨居夏。長養萬物。亦此義云。以其當最盛之世。故大有繼以謙。聖人于此寓意深矣。然此亦姑舉其要以見大意。其詳亦莫能盡觀者于此引而伸之。則于學易豈小補乎。

夫乾馬坤牛。學者以爲難知。而不知此于象學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矣。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強通乎哉。澤于此用心雖頗極其精微。然猶不能無惑。故述于後。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

上經首乾、坤。次以屯蒙等卦。是從不易處說起。及終于坎、離。亦是不易。下經首咸、恆。是從變易處說起。至既、未濟。亦是變易。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不易之中。有變易者在。

天道主于變。人道主于常。天道變中有常。人道常中有變。天道變而不可違乎常。人道常而不可不知變。所謂天道主于變者。如月令雷乃發聲。卻亦或先或後。又有非時之雷。如治日少而亂日多。盛衰興廢。常出于意料之外。又如孔子不得位。顏子不幸短命。泰伯之賢不能得國。而有文王、武王之事。仲子非嫡也。而子孫有魯國。三桓由之而盛。此皆所謂變也。人道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有一定之倫。上下貴賤。

有一定之分。居處飲食。耕田鑿井。有一定之法。其應事接物。必隨時制宜。雖是變。然大抵終不可踰越常理。此所謂人道主于常也。

周易卦下辭六十四。孔子釋卦辭六十四。又大象六十四。爲一百九十二。爻辭三百八十四。孔子釋之。是爲小象。亦三百八十四。總此五者。爲九百六十。益以用九用六。及乾、坤文言及繫辭所陳十一卦九卦。與其解頤之義。又說卦、序卦、雜卦及春秋內外傳所記筮占之法。凡千有餘事。自漢、魏諸儒以至近代邵康節、程先生、張橫渠、朱晦菴、各以所見發明。亦已得其大略。義理之說。最爲詳備。惟象學則猶未復古焉。其間固有易知者。亦有雖難知而先儒所說已暗合。但其大體既未能明。則雖總謂之未能復古。亦非過也。惟大象示人以用易之道。最爲易曉。然歷觀舊注。猶有數處未合。況其他乎。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可謂易知矣。所說終未盡。蓋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又何相關。若不從乾、坤、屯、蒙解來。實解不去。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洪範水數一者。亦以其物之始故也。水本在地。今在天爲雲。少需然後爲雨。及既爲雨。滋潤百穀草木。而後動物得所養。凡飲食未有不出于水泉及百穀草木者。以其生物有漸。雖非朝夕之故。然亦朝夕可待。所以謂之需。乾、坤賴此以養人。故聖人取其象以飲食宴樂。如此解而後胸次釋然。此序卦之說所以不可易也。六十四卦大象本顯然。需之象又自明白。說者尙不能透徹。況其他乎。其大象如君子以治曆明時。君子以永終知敝。則又非造次可議。

屯物始生。蒙是養。所以需是飲食之道。雨自上降。然後生萬物。草木之味。實能養人。醴醪酒漿。籩豆俎實。

皆出于此。此需所以飲食。易象學迷失一千有七百餘年。漢儒及近代諸儒所說頗細碎。雖不可廢。然于大體未明。終無益也。但易之未易明者。非直象學。蓋義理之說。至伊川、晦菴。可謂精切粹美。而易之大義未能復古者。亦多有之。如漢儒說易有三義。今人多只說變易。是易之名義未能復古。一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得康節始爲之發明。而重卦之義未有說以相通。是重卦之義未能復古。二也。孔子稱易逆數。而今之圖乃是半順半逆。是逆順之義未能復古。三也。卦名義無相犯者。如咸是取女。漸是嫁女。恆是夫婦居室。歸妹是兄嫁其妹。而說者以歸妹是嫁女。是與咸取女之義初無分別。甚者則以爲少女嫁長男。是卦之名義不能復古。四也。伏羲之時。占法簡易。故孔子曰。八卦定吉凶。蓋比之于今之析草擲荊。亦足以定吉凶得失。及爲六十四卦。變爲三百八十四爻。亦已多矣。而或以爲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則失之于繁。非簡易之道。雖漢儒有此例。然文王、周公之法本不如是。是卦變之法不能復古。五也。燧人氏始修火利。未必遽有鼎也。火食既興。邑居既成。而後有井以養。而今之說者。謂井、鼎名卦。古已有之。非始于文王。是卦名不能復古。六也。易卦有自然之數。皆與河圖、洛書相通。而說者以易起于河圖。範起于洛書。執泥特甚。是易數之原不能復古。七也。文王、周公之辭。簡奧深密。孔子懼久而學者不能明。乃作十翼以推衍其義。蓋與前聖互相補足。其或說理甚詳。是亦推致未盡之象。非與文王、周公異旨。而世之說者。未能體會爲一。遂以夫子所說。與文王、周公不同。是易之辭義不能復古。八也。占中有象。象中有占。象有未盡者。因占辭以補其缺。近世學者。雖知分別象占。而不知占中實有未盡之象。是易之占辭不能復古。九也。

卦用七八。爻用九六。自杜氏注春秋。有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爲占之說。而晦菴啓蒙頗因之。是蓍法不能復古。十也。春秋占法至爲精妙。去古既遠。易道雖晦。然猶有此以見古法之精。而世之學者。例以左氏爲妄誕。不之信。是占法不能復古。十一也。六十四卦。上下經序次。條理秩然。夫子本文之外。又得先儒推究。十有八象。三十六宮。既以發其隱祕。而序次之妙、推尋猶有未盡者。而先儒或謂非易之蘊。晦菴以爲是易之蘊而非其精。是序卦之義未能復古。十二也。文王、周公本文脫誤者少。縱有脫誤。當闕其疑。自胡安定改鴻漸于逵以來。晦菴于鼎卦用鄭玄說。訓渥爲剭。于升卦改順爲愼。于无妄以爲无望。此類不一。是脫誤疑字未能復古。十三也。凡此十有三者。特義理文字之間。而其未能復古者已如此。況象學之微妙。曠失既久。非刳心滌慮。天開其愚。神啓其祕。孰能與于此乎。其十三事雖與象學無與。但關涉甚大。非可言盡。今卷中亦略見其說焉。

伏羲始畫八卦時。已用之決吉凶。故大傳曰。八卦定吉凶。其時事簡。故不容尙煩。及稍欲求詳。始用重卦。故謂之貞悔。言三畫可矣。又以爲未足。故更用三畫。謂之貞者。言是正法。謂之悔者。言其過也。貞悔之後。又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占筮至此極矣。貞屯悔豫。又是一例。

晦菴云。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乾爲金。八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爲木。卦中取象也。震爲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澤謂乾爲金。是以氣類推之。則金管屬乾。以其剛耳。若易中只是以乾爲天。不曾說金。其陽爻陽位。取義于金者。亦是取其剛。初非以有乾。故兌雖當

爲金。但易卦中只說澤。而未有以爲金者。震當爲木。然易中說木。乃是指意。非以震故。此不可不知。或人之說。雖非背理。但說易雖要精淨。不可混雜。澤嘗有詩云。井、困乾枯乾有水。有一朋友云。以乾爲金能生水。理非不通。但淺陋耳。

春秋傳占法。卻只于易無此之失。一卦用七八。又用九六。故周易每爻必繫以九六者爲此也。若如杜氏說。雜用連山、歸藏之易。皆以七八爲占。此恐非是。若如此。則是占者無定法。既已得卦。卻臨時兼用七八爲占。是占無定據矣。晦菴本義。遇艮之八。只當占艮六二。亦是不據六二而以七八爲占。夫爻謂之六二。而乃以八爲占。恐非筮法。愚不能明。終未敢從也。

周易占變爻之法。繫辭中不見。獨春秋內外傳有十數處。然大抵古法。難以盡曉。如艮之八。泰之八。貞屯悔豫皆八。最爲可疑。啓蒙雖頗具其說。誠恐非古法也。獨啓蒙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又引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皆兩卦皆爲八。故爲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據澤管見。恐程說實可疑。蓋三爻遇九六。三爻遇八。卽是一卦之中。三爻變了。若依啓蒙法。當云遇屯之豫。其不變者。在所不必道。固已不當稱八。又安得稱貞悔皆八乎。且七八皆不用之爻。獨不聞說七何也。豈有之而偶不載邪。是亦可疑矣。啓蒙又云。四爻變則以本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曰。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又曰。五爻變則以本卦不變爻占。引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繫小子失丈夫爲占。大略如此。澤以爲周易每爻皆稱九稱六者。所以見遇九遇六而後可用其爻之辭占。今若用占不變爻。則是兼用七八矣。非經九六之意也。但蓍法雖頗存。而變爻之法亦已闕矣。民間決疑。又不可廢。故世俗相傳。因仍訛謬。以求變卦。若如啓蒙。則有條理可用。但若便以此爲定法。不復加攷索之功。則不可爾。澤嘗自謂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爲功。然至于卦變之法。求之四十餘年。無所不用其思。而猶未敢確然獨有所主。倘欲于此決擇。當俟理熟。必更加數年而後可焉。朱子繫辭本義云。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耳。意其詳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攷爾。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由此而言。則晦菴亦已知揲蓍求卦之法不完。其作啓蒙。亦隨所見以備一法。讀者于此當知立言之意云。

象與數不可相離。象爲主而數爲用。如天是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數。日月是象。一日一度、一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數。天與日月運而爲春夏秋冬。又積爲元會運世。天與日月是象。春夏秋冬、元會運世是數。易之有象數。所以法天。卦主象而蓍主數。二者相須。但象有定而數無窮。故成變化。行鬼神。必歸之數也。又澤舊說云。卦以象告。而蓍以數行。二者不可相離。象具吉凶悔吝。而數以行其吉凶悔吝。蓋繫辭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下文卽繼之曰。夫易何爲者也。如斯而已者也。易道雖大。然亦不能外此十數。夫天與日月星辰之運。非數無以紀之。四時迭運。萬物始終。莫有逃乎數者。此成變化行鬼神。所以必歸之數也。

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仲復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晦菴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的卦。非除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爲處憂患的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晦菴之說如此。澤謂聖人取此九卦。必眞有處憂患之理。決非偶然。今若于屯、蒙、需、訟、師、比、小畜、泰、否、同人、大有內再說一卦。亦恐不可。如屯本以象開闢之時。洪荒之世。其在中世。則是經營創造之象。比于九卦。非其類也。蹇是險在前。教人以見險則止。不是在險中處險難之道。于九卦亦不類。蓋此九卦是以卦名卦義卦象取之。如上天下地。豈不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卻取履卦者。以澤處于地尤卑。此尊卑之極。蓋有感于君臣之際。故又極于卑順也。謙以九三一陽處于衆陰之間。又在下體。君子勞謙之象。復是有過則改。不遠之復。亦是自剝而坤。自坤而復。涉歷艱難而誠不已之象。雷風動盪。卦之名恆。所以見其于勞擾之中而有恆者。在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困者人臣以致命遂志。井取其不變不窮而常潔新。巽者酌事而處。始終不失于卑順。所以巽卦辭稱小亨者。是主陰爻言之。初陰所處甚卑。至六四柔而得位。不失其正。夫柔而得位。所以能推行也。四乃人臣之位。而柔巽不失其正。文王所以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亦取諸此。但以此之事亦非得已。故稱小亨。凡此九卦。在連山、歸藏取義取象。必不如是。文王衍易。實寓此意。但其用意雖深。而其言簡略。微夫子孰能極其旨發其微哉。澤又疑九卦之中。巽是八純卦。恐卦名古亦如此。履、謙等卦。當是文王所名。如此解尤爲明白。蓋象義與名。皆

文王意也。其餘卦名出于文王者。亦不止于此焉。禮以卑下爲基。故履是德之基。居下而有所守。不失其正。故謙是德之柄。復則不妄。故復是德之本。雷風動盪。比于事變叢雜而處之不失其常。故恆是德之固。損其過所以爲德之修。遷事變之多。而自處益厚。所以爲德之裕。處困窮之極。則識理愈精。操心危慮患深。諳悉情僞。而後處事各有所當。所以爲德之辨。不變不窮。所以爲德之地。巽順則不違理。乃能制事。所以爲德之制。又據剝、明夷。亦當是憂患之卦。而不在此數者。剝自是陰陽消長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理。于文王事不切。明夷義太顯。衆人所知。九卦是發其漸。乃人之所未識者也。困卦雖亦甚顯。然所謂德之辨。窮而通。困以寡怨。亦是發其微。所謂寡怨者。蓋責己而不責人。亦文王之事也。退之琴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得文王之心者。凡人遇險陷。能責己而不責人。則心亨矣。何怨之有。晦菴云。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設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缺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又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傅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個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通貫在裏面。方是。又曰。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卻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又曰。看易當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又易象說云。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于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

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創爲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于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于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于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勞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說卦之作。爲無所與于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說已具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攷。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足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之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澤謂。漢儒必欲求象之所自來。則泥而不通。王輔嗣只欲明其用而忘象。則疎略而象學遂廢。晦菴亦已深知其非。而猶有取于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之語。斯亦不得已之辭。後之欲求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則不可以此而遂怠其稽古探索之志。蓋此心本無限量。豈可據王氏之說。以自畫而忘其乾乾不息之誠乎。夫潛心玩索。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學者當以聖人勉人者而自勉。

所貴于象學者。可以辨諸家之得失。凡紛紜錯雜之論。至明象而後定。象學不明。則如制器無尺度。作樂

無律呂。舟車無指南。自然差錯。如晦菴解損上九得臣無家。若以象求。則惠而不費之說太遠也。又按邵氏聞見錄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剭。亦用剭誅云。案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火禁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者也。澤謂。以屋誅解鼎折足。乃學秦法酷烈者之所爲。非經意也。三公不稱其職。當以禮退。自非秦法。安可以屋誅爲義。晦菴于此亦誤從之。此由象學不明。故訛錯如此。王弼雖不明象。然解作渥義。卻與象合。所以知王義爲得者。餗既覆則有鼎汁淋漓沾濡。此正是象。屋誅之說謬矣。一字之訛。所失如此。可不謹哉。

易固非一象。亦非一用。聖人之意。但揀緊處說。如姤勿用取女是也。離畜牝牛吉。想亦當然。但卻不可曉。豐卦辭多不可曉。蓋本雷電。卻又稱王照天下。似即難解。剝有牀蔑之象。故六五稱宮人無妄。是戒其妄動。謂天下有雷。懼其過也。此是一義。又一義則是天下雷行。物知儆懼。不敢有妄。又一義是天下雷行。萬物之生。各正性命。亦是無妄。程子以無妄是誠。然無妄是儆戒之意多。若以誠言。乃是思誠者人之道。屯、隨、無妄等卦。聖人立教之意甚深。或謂孔子之易。說道理始多。不知文王之易已寓意焉。但未有其辭至孔子始推明之耳。凡卦辭爻象。取象取義。皆不一。亦多說未盡。所以孔子于乾、坤二卦。皆推致其義。使人知立象盡意。則未盡之意皆可推也。但六十四卦若皆如此推。則亦不可。故止推乾、坤爲例。或謂孔子易與文王、周公不同。此未然也。

象學多端。不可一例取。澤于六經補注。已言其略。其乾九三是用象解。或躍在淵。龍戰于野亦然。但所說未詳。象學當舉豐、明夷、蠱、巽爲比例。豐與明夷相似。蠱與巽相似。故卦辭爻辭有相似者。然此只是一例。大凡易象皆聖人用意深遠。當虛心以求。不可淺躁。仍蔽其體會。不可牽合。苟精神之至。必有默相之者。澤嘗作讀易吟十二章。今錄四章以見大意。萬事多于近處迷。貪前說後更參差。不從言外窺三聖。虛說淮南有九師。井、困乾枯乾有水。豐、睽暗昧觀生輝。如何天地都顚倒。卻道賢人正得時。不是浮花爛漫開。有枝有榦有根荄。一聲也自喉嚨出。六脉元從臟腑來。莫向壁間看舊畫。也依火後撥寒灰。要飧一斛黃連後。恐怕餘甘稍自迴。天機地軸誰曾見。脉絡相關也要知。隻眼不開千眼閉。一波才動萬波隨。便成傀儡終非活。已出蠶蛾不是絲。直要渾然方見易。斷章取義且尋詩。卦情物理兩堪疑。此處誰能析隱微。鳴鶴胡然逢子和。高鴻何事不雲飛。干將有氣須衝斗。龍馬雖神必受羈。役使陰陽全是易。躊躇未易泄天機。易象兩端。不可一說取。不可一例求。如漸是山上有木。若推未盡之象。則亦是山上有風。又漸是漸進之義。卻取象于鴻。鴻飛高舉。而取象于鴻。則不使之高舉。蓋鴻雖有高舉之資。然風物之中。繫于氣運。受役于陰陽者。唯鴻爲最甚。又其一南一北。亦必以其漸。始終不自由。而卒莫知其所以然。此鴻之謂也。大抵陰陽役使萬物。而萬物不自知。聖人作易。又所以役使陰陽。而人亦未易知。太極既判。盈乎兩間者。有象有數。有形有聲。而易已用其三。唯聲音不可知。然康節邵先生明于先天之學。聲音之略。具于經世書。又易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易于天地間無所不該矣。萬世無康節。則聲

音之學。實亦未知。姑置勿論。其形有分隸于卦者。自古通謂之象。有象則有數。故說易者只專從事于象數焉。二者之中。數爲最難。若總而言之。則聲音難于數。數難于象。是象爲較易。然古之所傳。通于音律者。率能知政治得失。世或有其人。而精于數者。如揚子雲、關朗、陳希夷之流。往往得數之用。是世蓋有得其難者。而于所謂象學。自虞、周至兩漢。漢至今。寥寥千七百年。諸儒非不精思力索。而竟未有得其彷彿者。故象學遂廢。而說易者率皆蹇淺支離牽合。而凡聖經之文理密察。易之變通神妙。皆不可復知。是何難者或易。而易者更愈難。而無復可通之機與。蓋諸儒明象僻而迂。王氏忘象決而野。唐李鼎祚著書。自謂刊輔嗣之闕文。補康成之逸象。（案此下原本有闕文。）義生漢世諸儒之說。賴鼎祚以存。然以愚觀之。則亦各自以所見求象。而非文王、周公之本意矣。澤自早歲讀而病焉。磨勵積思。凡數十年。年五十始默有所悟。若神明陰有以啓之者。又積思十年。大抵十通五六。然搆思既深。立例亦異。自其三聖精微曠代絕學。患其虧失而不敢易言。稍欲發揚。又懼褻瀆。區區敝帚之意。芹子之心。無以自明。此思古吟、炙背吟所由作也。延祐五年。東平王子翼始爲刊六經辨釋補注。既成。重惟易、春秋二注未能脫稿。而駸駸老境。事不可緩。若必待完備。亦貧者最難。倘默而不言。又孰知所到。凡象學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傳。今指其大義。含蓄頗深。比類與象學相邇。且補注所未有者爲一卷。名曰易學濫觴。雖曰涓流。而本原在焉。未可忽也。世傳黃河自崑崙來。伏流地中數千里。然後有渾灝之勢。今將發明曠絕之學。而更隱其義。蓋事大體重。難以直遂。不得不致愼焉。延祐七年夏五。資中後學黃澤敬書。

按元史儒學傳。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父儀可隨兄官九江。因家焉。生有異質。以明經學道爲志。嘗思成疾。疾止復思。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易春秋禮皆有著述。又有六經補注、翼經罪言等書。其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則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多引而不發。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今所著皆不傳。惟易學濫觴一卷。僅見於武英殿聚珍板書。其論易學未能復古十三事。皆犖犖大義。雖引而不發。然因端以求。亦略可窺其旨趣所在。蓋其學以明象爲主。不取漢儒之穿鑿。亦不盡宗宋儒。惟玩索經文。彼此互證。意在貫穿脈絡。而不屑爲支離破碎之說。殆所謂好學深思者與。本傳歷舉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論。諸作惜皆不可得見。趙東山爲黃氏高弟。所著周易文詮。又未嘗及其師說。而僅存此書。亦告朔之犧羊矣。咸豐四年閏月錢培名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易私言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黃逸之）